

· 中外文明医学交流专题 ·

越南医籍《海上懒翁医宗心领》版本考

芮 芸¹, 杨丽娜², 阮明玉³

(¹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上海 201203; ²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 上海 201203; ³越南菲尼卡大学, 河内 12116)

摘 要:《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是越南第一部内容完备的医学全书, 在越南医学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该书由越南医家黎有卓所著, 早期以手稿本或传抄本形式流传于其弟子之间, 名为《懒翁心领》, 经后人搜集、刊印, 于咸宜元年(1885)刊刻出版, 名为《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通过考据该书版本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 梳理该书不同版本之间的源流演变, 为今人研究越南医家黎有卓医学思想在越南的发展脉络提供参考。

关键词:《海上懒翁医宗心领》; 越南医籍; 版本; 考证; 域外汉籍

DOI: 10.16307/j.1673-6281.2024.04.004

中图分类号: G256.2; R-0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6281(2024)04-0325-008

Research on the Editon of Vietnamese Traditional Medical Classic *Hai Thuong Lan Ong Y Tong Tam Linh*

RUI Yun¹, YANG Lina², NGUYEN Minh Ngoc³

¹Librar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²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³Phenikaa University, Hanoi 12116, Vietnam

[Abstract] *Hai Thuong Lan Ong Y Tong Tam Linh* is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medical book in Vietnam, and has significance as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Vietnamese medicine. The book was written by Vietnamese Doctor Le Huu Trac in the forms of handwritten or transcribed copies named *Lan Ong Tam Linh* passed by his students in the early days.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by later generations, in the first year of Ham Nghi (1885), it was printed and published under the title *Tan Thuyen Hai Thuong Y Tong Tam Linh Toan Trat*. By investigating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book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s formed during the process, sorting out the lineage transmission among the versions, the study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ontemporary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the medical thought of Vietnamese Doctor Le Huu Trac.

[Keywords] *Hai Thuong Lan Ong Y Tong Tam Linh*; Vietnamese Medical Classic; Version; Textual Study; Overseas Chinese Classics

[第一作者] 芮芸 (ORCID: 0009-0005-4966-294X), 馆员; E-mail: ruiyun@shutcm.edu.cn

[通信作者] 阮明玉 (ORCID: 0009-0003-7815-7147), 讲师; E-mail: ngoc.nguyenminh1@phenikaa-uni.edu.vn

中医药在越南传播的历史非常悠久。越南人通常将本土医药学称为“南医”“南药”，将中国传入并在越南发展的医药学称为“北医”“北药”，两者又合称“东医”，官方统称为“越南古传医药学”^[1]。现存于越南的汉文古医籍是见证中越两国医学交流的珍贵资源，揭示了中国传统医学越南化以后的医学形态，展示了“异域之眼”中的中华民族传统医药，推动了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和发展^[2]。在这些宝贵资料中，《海上懒翁医宗心领》颇具代表性。该书结构全面，被誉为越南第一部内容完备的医学全书，比较系统地构建了越南传统医学体系，对越南医界影响极大，受到众多越南医者、学者的重视，是越南医生研习医药的必读之书^[3]。

一、黎有卓生平及《海上懒翁医宗心领》相关研究回顾

越南医家黎有卓（1724—1791），生于乂安城德广府香山县静燕社（今河静省香山县山广社），原籍海阳省上洪府唐豪县寮舍村（今兴安省安美县辽舍社）。黎有卓出生于科举世家，家族内共有 6 名进士，家学渊源深厚。黎有卓因不求名利，懒于功名仕途之路，自称“懒翁”，或以其故乡之名海阳省上洪府称为“海上”，故又称“海上懒翁”^[4]。其父亡故后，越南社会处于兵荒马乱时期，黎有卓毅然参军，成为一名武将。从其自序“乃及冠之年，先尊辞禄。岁暮傍郡兵起，东侨西寓，不能为乱世高学……恰遇隐士武先生，授以阴阳之术，研究在数年间，乃仗剑从戎，试验其学，蹈危履险，亦且稳年”^[5]可以看出，这些早年经历，特别是“阴阳之术”的学习使黎有卓之后的学医生涯有了较好的基础。后因黎有卓身患重病，数年不愈，于临郡陈独医生处求医，并在陈氏的指导下阅读清代医家冯兆张所著《锦囊秘录》，深受该书启发并尊冯兆张为“先正先师”，继而深研《黄帝内经》，同时研习《景岳全书》《医贯》等医籍，将其中的岐黄之精髓施用于临证诊治，因药到病除而驰名乡里。黎氏埋首经卷，日积月累，“诊治屡有全活，郡中以医名之”。

黎氏总结医学实践中的经验，深入研究医学理论，长达 10 余年，于景兴三十一年（1770）完成越南历史上第一部综合性医书《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因黎氏在汲取中国医学精髓的基础上，将中医学理论与越南本土医疗实践相结合，创立越南传统医学完整体系，故被尊为“越南医圣”^[3]。黎有卓所撰写的《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共有 28 集 66 卷，对越南传统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是研究越南传统医学的必读著作之一。

真柳诚认为《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引用了诸多中国古医籍，包括《素问》《伤寒》《金匱》《诸病源候论》《医学入门》《寿世保元》《医贯》《锦囊秘录》《景岳全书》《本草纲目》等，可见《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是越南传统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交流互动的重要桥梁，是研究中医在域外传播与影响的关键资料。虽然越南医家在实践过程中留下了不少古医籍，但相比中日韩各国，有关越南的医学古籍研究十分薄弱^[6]。在此环境下，《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有关的研究也相对较少，目前关于该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价值与特色、外感病治疗规律、扶正法的运用等方面。如管琳玉等研究《海上懒翁医宗心领》中的《阳案集》《阴案集》收录黎有卓救治危急重症的医案，认为黎有卓重视脉诊，擅以左、右尺脉候真阴、真阳之盛衰断疾病之预后。治疗方面，根据正邪盛衰决定标本先后，总体则着眼于挽救真阴真阳，擅用六味丸、八味丸、参附汤^[7]。何慧玲等从气血理论角度探讨《海上懒翁医宗心领》的学术特点，认为黎有卓提出补后天气血为治病求本之法，临证首重扶正，善用四君子汤、四物汤等补气血名方，结合具体病证创制后天六味方、后天八味方等补气血新方^[8]。

《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在流传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刊本及抄本，各版本又有不同的书名，如《海上医宗心领》或《医宗心领》等^[4]。然而目前学界缺少对其版本源流及书名的梳理与考据，研究者使用的版本也呈纷杂状态。本文着眼于厘清《海上懒翁医宗心领》不同版本之间，尤其是抄本与刊本之间的关系，

以期在今后进一步研究该著作提供参考。

二、黎有卓《海上懒翁医宗心领》版本考

(一)《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刊印版

《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刊印版全名为《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是由武春轩、释清高等人校勘、刻印的刻印本。根据武春轩在《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的序言，自黎有卓 1791 年（越南西山朝）逝世后其著作失传。武春轩一方面对黎有卓作品颇有耳闻，一方面因自身从事考据学，因而从嗣德朝乙卯年间（1855）开始搜集并收录黎有卓遗作共 51 卷。又据释清高序言所述，武春轩将已搜集到的残本赠送给其后人。释清高还另外搜集到了 4 卷，并在咸宜元年（1885）主持刻印《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共 27 集 55 卷^{[9]10-11}。目前主要有 3 家博物馆收藏有《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分别为越南汉喃研究所图书馆、越南国家图书馆以及中国国家图书馆。该书雕版收藏于越南北宁市博物馆，于 2021 年被越南政府认证为国家级宝物文物^[10]。

越南汉喃研究所现存刊印本 20 部，编号分别为 A.902/1-10、VHv.507/1-33、VHv.1116/1-26、VHv.1119/1-7、VHv.1564、VHv.1662/1-22、VHv.1802/1-24、VHv.1803/1-39、VHv.1928、VHv.1940、VHv.1952、VHv.1979、VHv.2044、VHv.2068、VHv.2111、VHv.2133、VHv.2173、VHv.2225、VHv.2286、VHv.2321。其中编号为 A 开头的文献最早由法国远东博物馆收藏，1958 年由汉喃研究所接管，编号为 V 开头的文献是 1958 年以后汉喃研究所从民间搜集或接受其他图书馆转赠而得。越南学者林江^[11]及日本学者真柳诚分别对该书的现存情况进行过梳理。真柳诚认为，在汉喃研究所所藏的 20 部刊印本中，编号 A.902/1-10 是现存最为完整的版本，共有 55 卷（缺失各卷分别为 15、16、19 至 24、59、60、64），约 6 000 页^[12]。林江同样描述 A.902/1-10 约 6 000 页，但共有 57 卷（缺失卷数为 18、20 至 24、64）^{[11]365-387}。经实地考察，较为认同真柳诚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汉喃研究所对于古籍保护的规定，读者借阅的古籍均为复印重订版，因此林江及真柳诚研究中所述的《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规模，需按现代书页数量计算，不可与古籍书叶混淆。其余各部，少则只有 1 卷，多则有 48 卷，均无全帙。

据越南国家图书馆现公布的汉喃古籍电子库及相关古籍编码，《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至少存 4 部刊印本。由于越南国家图书馆按每卷编码，其编码数量众多，不再详述。这 4 部刊印本保存数量情况不一，综合之后仍有 55 卷，与汉喃研究所的 A.902/1-10 相一致。中国国家图书馆现存《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1 部，共 53 卷，较汉喃研究所的 A.902/1-10 及越南国家图书馆 4 部合集缺少卷 36、卷 62^[13]。

经考察越南汉喃研究所 A.902/1-10 版本发现，其内容与管琳玉描述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内容一致，而越南国家图书馆所藏《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刻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刻本的版式基本相同，仅在首卷的凡例、总目和卷十一的版心处略有差异^[13]。真柳诚在《越南国家图书馆古医籍书志补遗（二）》中记载：“《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卷五八（修刻本是五八一六〇）医方海会集，卷五九（修刻本是六一）医阳案集，卷六〇（修刻本是六二）医阴案集。”^[14]由此可见，该书存在先刻本和后刻本。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本“五十八卷医方海会集”之后有 2 行空白，而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此处多刻 2 行文字，且尾卷之上增刻“六十四卷问策集”。根据实际考察并结合管琳玉^[13]、真柳诚的观点，认为越南国家图书馆所藏为先刻本，越南汉喃研究所及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为后刻本。

由此可见，现存《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虽然多达 20 余部，但分析其刊印本源流，仅有“先

刻本”和“后刻本”两个版本。“先刻本”现存越南国家图书馆，“后刻本”现存越南汉喃研究所及中国国家图书馆。

（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抄本

如上所述，在《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序中，武春轩称黎有卓作品失传，但其实应该说没有完整传承下来更为贴切。黎有卓在世之时，其作品作为教科书广泛流传，甚至传播至海外。据《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上京记事》记载，黎有卓的书籍曾被他的一位学生抄写并赠送给另一位朋友^[15]¹³。武春轩也明确表示，他搜集到的黎有卓的书籍来源不同，包括从不同医者、儒生处搜集到的书籍，还包括由黎有卓的五代孙保存的21卷书。由此可见，《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最早以抄本形式流传，且曾有多种不同的抄本同时存在。

综合《越南汉喃遗产——书目提要》中的《海上懒翁医宗心领》词条^[16]，以及林江及真柳诚两位学者的考证^[11-12]，目前汉喃研究所保存的《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抄本有14种，编号分别为：VHv.528、VHv.1018、VHv.1019/1-8、VHv.1123、VHv.1663/1-10、VHv.1980、VHv.2013、A.2536、VHb.123、VHb.124、VHb.195/1-2、VHb.196、VHb.200、VHb.201。此外，有部分实为《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抄本的单行本如《医海求源》（A.2785）、《珠玉格言》（A.2536）、《医业神章》（VHv.1669）、《岭南本草》（VHv.525），均未被《越南汉喃遗产——书目提要》收录在《海上懒翁医宗心领》词条中。

此外，经查阅越南国家图书馆汉喃古籍电子库发现，越南国家图书馆保存的黎有卓作品抄本还有《懒翁珠玉格言》（R.3556）、《海上大成懒翁集成先天》（R.3196）、《海上行简真需》（R.3555）、《懒翁心得神方》（R.5668）、《海上医海求源》（R.5661）、《海上懒翁卷之一心传秘诀新书》（R.1704），共6种。在所考察的抄本中，VHv.1663/1-10卷数不详，共1300页；VHv.1019/1-8卷数不详，共1208页，为规模最大的抄本。其余抄本80页到300页不等。

（三）《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抄本与刊印本的关系

目前关于《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抄本的研究较少。林江和真柳诚两位学者虽都考察到抄本的存在，但尚未有深入研究，且未阐明抄本与刊印本之间的关系。唯有管琳玉称现存的《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抄本抄录自《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13]。

《海上懒翁医宗心领》传世抄本，缺失抄写者姓名及抄写年代，因此很难确定其流传脉络。通过比较现存的部分《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抄本与《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发现这两类文本在结构和内容上大体一致，进而可证明这些抄本确是抄录自黎有卓的作品。从内容上来看，大部分抄本只记录了黎有卓的某一卷或某卷的部分要言。并且，抄本通常较《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简略，省略了黎有卓的小引和医理相关的内容。此外，抄本与《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的文字记录还存在些许差异，由此可进一步证明上述抄本与《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是黎有卓作品的不同传本而非直接抄录。在此基础上，笔者将部分抄本与刊印本逐一比较，发现以下情况。

第一，刊印本中出现避讳字，而部分抄本仍然使用正体字。以《懒翁心得神方》与《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心得神方集》比较为例。由于《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是在越南阮朝时期刊印和发行，因此仍然保留了一些阮朝避讳原则，如将“时”字改为“辰”字或将“日”字旁删除或涂黑，在“红”字中的“工”部分省略了一竖笔，以及在“任”字的“壬”部分同样省略了一竖笔；而在《懒翁心得神方》抄本中未发现避讳情况。《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中部分常见避讳字见表1。

表 1 《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部分避讳^{[17]447-472}

正体字	避讳字	避讳原因
红	紕	与洪同音，避讳越南阮朝皇帝嗣德，原名阮福洪任
时	寺辰和	避讳越南阮朝皇帝嗣德，名阮福时
任	仁	避讳越南阮朝皇帝嗣德，原名阮福洪任
宗	宗	避讳越南阮朝皇帝绍治曾用名，阮福绵宗
华	莊	避讳越南阮朝皇帝绍治生母，原名胡氏华
英	英	避讳越南阮朝皇帝嗣德谥号，翼宗英皇帝

第二，部分抄本中发现《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未记录的内容，是刊印本的重要补缺材料。以刊印本中《心得神方集》为例中，黎有卓主要总结了一些在临证治疗上常用的方剂并加以分析，其格式顺序为方名、药物（剂量或有或无）、主治、黎有卓的分析。其中，“保产万全汤”^[18]未有记录主治，仅可从组方、黎有卓评按的医理推断此方主治（图 1）。相比之下，《懒翁心得神方》^{[19]4-5}明确记录有“主催生逐瘀”，其内容更加明确，易于理解（图 2 ~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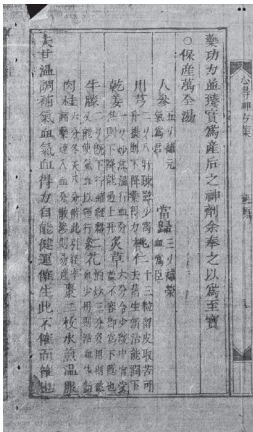


图 1 《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心得神方集》
第 8 叶“保产万全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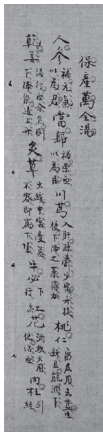


图 2 《懒翁心得神方》
第 4 叶“保产万全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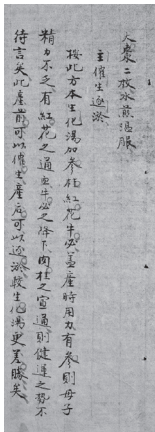


图 3 《懒翁心得神方》
第 5 叶“保产万全汤”

另外，通过比较《海上大成懒翁集成先天》与《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的内容，笔者发现前书与后书刊印的第六集《玄牝发微集》和第八集《导流余韵集》在内容上大体一致。《海上大成懒翁集成先天》详细介绍了关于命门、先天、君火与相火的关系、肝肾相连以及六味丸和八味丸的应用等方面的内容。特别是通过“评君心论”和“辩龙为阳物，本是畏寒而升，何又恶热而走”之类的论述，黎有卓对“命门学说”的深入理解和阐发得以显著体现。此外，《海上大成懒翁集成先天》还包括了如“论命门

为一身之主”和“赵氏颠倒五行论”等独到的见解和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对“命门学说”的讨论。因此，在现存抄本中，当存在并非以《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为底本抄写的情况。

总之，通过以上研究可知，黎有卓的医学著作主要可分为 3 种：第一种为原本，由黎有卓亲自编纂和记录，部分在黎有卓去世后散落，另一部分则由黎有卓的后代保存并最终流传至武春轩手中；第二种为抄本，以黎有卓原本为底本，是由其学生抄写的文本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再抄本；第三种是《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由武春轩、释清高搜集原本和不同抄本，进行编辑和雕印的一套书籍。以上 3 种文献之间的传承关系如下图所示（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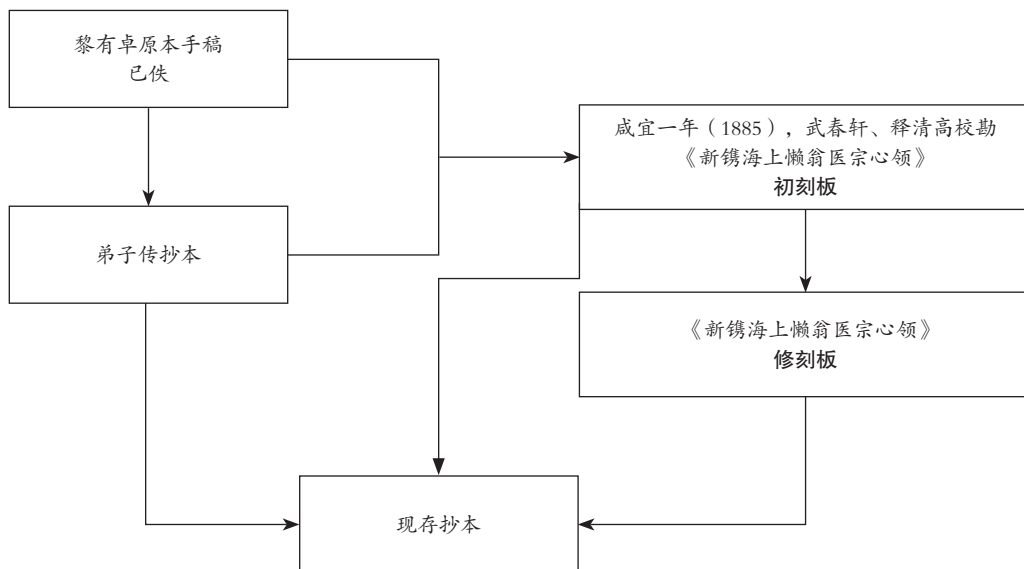


图 4 黎有卓《海上懒翁医宗心领》版本

三、黎有卓《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名称考

如上所述，《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由武春轩和释清高搜集黎有卓的原著抄本和抄写本进行校勘、刊行。在《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书名中，“新镌”是指第一次刊刻。“帙”意为书衣、书套，故“全帙”可以理解为全套、全集之意。《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可以理解《海上懒翁医宗心领》的第一次完整刊刻。因此，后世研究者常以《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来指黎有卓著作。

关于“医宗”二字，在整部《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中，除他人所写的序言外，仅在《导流馥韵集》一卷中，黎有卓引用《医宗说约》一书时才出现“医宗”二字^[20]。在现存的一些有明确记录篇名的抄本中，如《海上大成懒翁集成先天》《懒翁心得神方》《懒翁珠玉格言》《海上懒翁卷之一心传秘诀新书》等，均没有使用“医宗”命名。因此，从现有文献来看，没有直接证据表明黎有卓在原著中使用“医宗”二字为自身作品命名，因此这二字应是出自他人之手。

冯玉荣曾总结了以“医宗”命名的中医古籍的共同特点，认为以“医宗”为书名始于明而盛行于清，如《医宗必读》（明·李中梓）、《医宗金鉴》（清·吴谦）、《医宗己任编》（清·高鼓峰）等。除了中国以外，日本、朝鲜在中国晚清时期也曾使用“医宗”做书名。“医宗”具有医道之宗旨的意思，这些作品通常内容丰富，综合了前代医学的知识，有助于消除不同医学派别间的隔阂^[21]。而黎有卓著作具有汇聚整理其时代诸多医学著作精髓的特点，恰好符合这一特征。黎有卓在其自序中明确表达了这一想法：“只谓医理浩瀚，卷帙猥冗，分门布目，散漫无穷，及诸贤哲先辈所论病情、方旨、方药多有未到底处，必宜

融会百卷，凑成一书，以便观看。”^[5]武春轩在《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序言中写道：“率是以往，日加搜索，或得之医宗，或得之儒家，或得其一二，或得其三五。”以“医宗”对标“儒家”，可以看出武春轩用“医宗”来指代医家。因此在命名黎有卓著作时使用“医宗”一词，代表其作品具有集大成之意，体现出后世对黎有卓作品的评价与推崇。

黎有卓别号全称为“海上懒翁”，有时简称为“懒翁”或“海上”，书中均有记录。在《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中，全称“海上懒翁”常在每一集的小引后落款处出现，如“黎氏别号海上懒翁引”或“海上懒翁黎氏纂辑”。从其他抄本如《海上大成懒翁集成先天》《懒翁心得神方》《懒翁珠玉格言》《海上懒翁卷之一心传秘诀新书》亦可看出，“海上”和“懒翁”这两个要素都经常出现在黎有卓的书中，具有同等作用。又根据《上经记事》中的记载，黎有卓通常被人称为“海上翁”或“海上懒翁”，而他本人常称呼自己为“懒翁”。可以看出“海上”或“海上懒翁”是黎有卓的尊称，而“懒翁”只在黎有卓自称时单独出现。武春轩的序言中也将黎有卓称为“海上先生”。当提到《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套书时，武春轩表示“奉辑海上心领遗书原引”。加上前述内容，黎有卓称其书为“心领”推断，武春轩为了表示对黎有卓的尊重而使用了“海上”而不是“懒翁”这个称呼。另外，结合《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中的记载，黎有卓自己撰写的序言中标题为“懒翁心领自序”。在这篇自序的结尾，黎有卓还明确表示“乃阅数岁间，辑成一编，颜之曰懒翁心领”。总之，通过对《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的整篇研究，尤其是通过黎有卓和武春轩的序言内容以及现存抄本的研究，可认为《海上懒翁医宗心领》的名称是由后世医家命名，黎有卓原版则应称为《懒翁心领》，《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应是经后世医家搜集《懒翁心领》残本，进行校勘、刻印而成的书籍名称。

综上，黎有卓原本医学著作名为《懒翁心领》，由于诸多原因，在其生前未被刊印，且各类抄写版本都未能完全保留，唯有武春轩、释清高等人搜集残本，进行校勘后刊刻的《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较为全面。正因《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的问世，《懒翁心领》才得以流传至今。同时《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由于制作精良，又经越南学者多番校勘，具有较高学术水准，至今仍是后世研究黎有卓学术思想的重要资料。目前《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已被翻译为越南语版本，是《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所有版本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版本。相较之下，手抄本虽然抄录水平参差不齐，但保留了《懒翁心领》的部分原貌，现存各种手抄本对补充《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的缺失及探究黎有卓医学思想在越南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价值。

据此，建议在今后相关研究中统一《海上懒翁医宗心领》的名称。如研究对象为《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刊印本，应称其全称《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或简称为《海上医宗心领》；研究对象为《海上懒翁医宗心领》抄本，则应使用其抄录本的具体篇名，进而用以规范和明确研究。

参考文献

- [1] 陈国平. 谈越南古传医学的历史与现状 [J]. 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8(2):56-58.
- [2] 杨丽娜, 陈丽云. 越南古医籍《南药神效》载药特点研究 [J]. 自然科学史杂志, 2020,39(3):379-386.
- [3] 肖永芝. 懒翁医书 [M]. 北京: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7.
- [4] 阮明玉. 论《医宗心领》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吸纳与发挥 [D].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18.
- [5] 黎有卓. 海上懒翁医宗心领: 首卷 [M]. 河内: 越南国家图书馆馆藏.
- [6] 真柳诚, 郭秀梅. 中日韩越古医籍数据的比较研究 [J]. 中国科技史杂志, 2010,31(3):243-256.
- [7] 管琳玉, 肖永芝. 越南医家黎有卓治疗危急重症的经验探析 [J]. 中医文献杂志, 2023,41(2):33-36.

- [8] 何慧玲,肖永芝,管琳玉.越南古医籍《海上医宗心领》气血理论探析[J].中医药导报,2023,29(3):1-4,10.
- [9] 黎有卓.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卷首[M].武春轩,校勘.刻本(阮)咸宜元年(1885).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
- [10] Chính phủ Cộng hòa xã hội chủ nghĩa Việt Nam. Quyết định về việc công nhận bảo vật quốc gia (đợt thứ 10) [EB/OL]. [2023.12.11]. <https://vanban.chinhphu.vn/default.aspx?pageid=27160&docid=205021>.
- [11] Lâm Giang chủ biên. Tìm hiểu Thư tịch y dược cổ truyền Việt Nam[M]. Hà Nội. 1: Nhà xuất bản khoa học xã hội, 2009.
- [12] 眞柳誠.ベトナム漢喃研究所の古醫籍書誌(六)[J].茨城大学人文学部紀要『人文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論集』,2014(17):51-76.
- [13] 管琳玉.越南医籍《新镌海上医宗心领全帙》的研究[D].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2018.
- [14] 眞柳誠.ベトナム漢喃研究所の古醫籍書誌(二)[J].茨城大学人文学部紀要『人文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学科論集』,2012(13):53-76.
- [15] 黎有卓.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卷之尾:上京记事[M].武春轩,校勘.刻本(阮)咸宜元年(1885).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
- [16] Trần Nghĩa, François Gros. Di sản Hán Nôm Việt Nam-Thư mục đề yếu [EB/OL]. [2023-12-11]. <http://www.hannom.org.vn/default.asp?CatID=248>.
- [17] Ngô Đức Thọ. Nghiên cứu chữ hủ Việt Nam qua các triều đại[M].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văn hóa, 1997.
- [18] 黎有卓.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心得神方集[M].武春轩,等校勘.刻本(阮)咸宜元年(1885).河内:国家图书馆.
- [19] 黎有卓.懒翁心得神方[M].抄本.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R.5658).
- [20] 黎有卓.新镌海上懒翁医宗心领全帙:导流余韵集[M].武春轩,校勘.刻本(阮)咸宜元年(1885).河内:越南国家图书馆.
- [21] 冯玉荣.医学的正典化与大众化:明清之际的儒医与“医宗”[J].学术月刊,2015,47(551):141-153.

(本文编辑 杨杨)